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二回 食周粟不為宋臣 睹覆巢安能完卵

且說仲卿視潤欲投，轉念道：「一死雖足以答知己，但大仇誰人能報，周室如何復興？仍當從長計較。」止步旋身，不期驢幾正在背後吃草，腳跟恰碰得驢兒的嘴，那驢急掉頭時，卻撞著仲卿膝腕，單腳站立不住，倒下深崖。足浮手空，滿眼漆黑，霎時到底。奇怪肢體全不損傷，亦無痛楚，惟是竊然昏暗。仰望雖有微光，極其高遠，摸那石壁與幃幃無二。想道：「若是跌死，倒也罷了，而今不死不活，如何是好？」再起身用腳試探，似有曲逕，雖然窄狹，卻能容足。乃盤旋而上，忽見亮光漸大，細看乃是由兩個接天的峰頭中間漏入，尋思道：「光時上面所見，雖有崇山，如何不見此峰高峻？」乃更僂僂而上，直至峰麓。往前看去，像兩個老少道童，猶立路旁，道士坐在石上。見懸崖邊群猿接臂，下飲泉水。再往外望，不期失腳踏落塵埃，乃是從道士袖口滾出。

道士笑道：「足下悟否？何自苦乃爾！」仲卿道：「小子素愛玄理，並非執迷，奈食人之祿，而不忠人之事，恐亦非仙長所齟齬。常蒙李節度推解情深，原其所自則皆出於周室。今國雖亡，而潞州信息未知虛實，須回審視。如實無恢復之機，自當披髮入山。況有仙長指迷，敢不叩謁法座。」道士道：「也好，也好！去來，去來！」老者道：「願足下切莫去。我遊戲未多時，落得幾莖白鬚，請看我哥哥猶是童顏。山外不若山中好，願足下莫去。」仲卿看那道童俊秀，不過十四五歲；這老者龍鐘，像有八、九十歲，如何反稱他做哥哥？好生疑惑。道士道：「仲子勿疑。」指童子道：「這吳槐係漢炎興庚申所生。」又指老者道：「這吳賀係漢炎興甲子所生，同胞兄弟，俱係漢朝國戚吳班之孫。我昔因赴青城山人之請，吳班在青城駕下，極其誠敬。因後主愚頑信佞，料國難守，欲將諸孫托我。因見吳班心地寬厚，選取眾中，惟此二人稍有道骨，收為童子。吳槐向來心安篤信，吳賀俗念未除，聽見羅公遠言唐明皇幸蜀，便要去。我不阻其出山，幸而根深，猶識歸來。看這樣子，比他哥哥如何？」吳賀道：「弟子悔之已晚，所以勸這位客人不必去。」道士問道：「子意如何？」仲卿道：「前已言矣，如潞州果失，周不能復，定然回山。」道士道：「如遇志向與子相類者，可以偕來。」仲卿道：「領教。」道士將驢還與仲卿，自己跨上原驢，叱道：「起，起。」那驢忽然四足云生，騰空而上。吳槐足下亦有雲霧，攜著吳賀的手，俱冉冉而去。

仲卿恍惚如夢，策蹇驅馳。行不多時，但見崎嶇道路盡行平坦，山川頓異，氣候亦大懸殊。想道：「方交初熟時節，如何便成酷暑？」深為駭異。忽然大隊游兵飛奔前來，為頭將官將仲卿細看，喝令拿下。眾兵奉命，不由分說，橫拖下驢，背綁驅行，押見主將。仲卿低著頭，立而不跪，聽得上邊說道：「呂顯，你誤了，所獲並非仲卿，乃我門生也。」說話聲口，極似相熟，仰首視之，果是曹彬，乃大喊道：「因聞先生處從屢勝，特來相投，思效微勞。途中突遭擄掠，只道必是潞州兵將，不知卻為麾下士卒。」曹彬下馬，向前解縛道：「兵士無知，誤犯勿怪。」命取馬來。仲卿道：「原驢甚好，不須賜馬。」軍士慌將原驢牽到。曹彬乃同上騎，命呂顯道：「我今先行，汝可同閻生到前營來。」說畢別去。

仲卿薄暮到營，曹彬迎入。仲卿問道：「潞州交兵若何？」曹彬悵然道：「李公自焚殉國，其子料不能敵，舉城投降，今已班師矣。」仲卿歎道：「吳賀之言不謬，奈何！」只見牙將稟道：「苗爺拜訪。」曹彬聞光義將到，驚道：「仲卿可急回，此人到來，恐於君不利。」仲卿道：「不佞見獲，萬目所睹，今若逃去，豈不累君？」曹彬道：「累我事校。」仲卿道：「檢點好名，即見彼亦無恙，何況苗姓？」言尚未畢，光義已進營門，曹彬出迎入帳。光義道：「故人閻生，聞在將軍營內，特來拜訪。」曹彬出將回答，只見仲卿趨出揖道：「苗公別來無恙？開國勛營，古人罕匹，欽敬曷已！」光義道：「碌碌庸才，因時成事，安得如先生連衡吳、蜀、荊湖，指使淮南、建業，而後齊發並進之奇謀乎！李節度如能始終謹守君言，吾輩皆虜耳。光義此來，非為別事。當今大度，求賢若渴，前日聞先生之策，歎賞再三，行恨不得李牧之意。光義近觀星象，見少微隱而復現，移照於茲。今午聞曹公游騎誤獲閻丘，卻係曹將軍原來門生大阜。光義與曹將軍交最久，向來未聞有呂大阜之名，今隱諱之，定有緣故。是以特來拜訪相約，明晨同見聖上。」仲卿道：「不佞此來，實赴李公之難，以酬知己之情。生且不願，何知爵祿？蒙公渥愛，來生報答可也！」光義道：「足下不可執意，大丈夫當以天心為心，順天之心，以行所學。此尼山之所以與管子也！」仲卿道：「性各不同，孤竹、柳下，何必相強？君展君才，我守我志，願毋相逼。」光義猶欲再勸，曹彬與耳語道：「此公難於急得，且緩幾時，或有轉移。」光義點頭。忽見軍官奔報道：「適到緊急飛報，似乎京內有兵火事件。」光義因向曹彬道：「四邊多壘，人才難得，願公留意，勿使遠揚。」曹彬道：「敢不從命？」光義又向仲卿道：「軍務倥傯，且暫告別，到汴梁時，再請失陪之愆。」仲卿道：「願公努力功名，勿以不佞為意。」送出揖別。

曹彬使呂顯往後營探信，與仲卿攜手入帳，道：「光義之意，似不加害。然此處久居無益，弟有黃金二笏，請帶為路費。」仲卿道：「此刻愈不可去矣！適觀光義之貌似君子，惜日帶鼠形，心地險窄，我去必致累君。莫若明日詭薦不佞，移於彼處，再作區處。」曹彬稱善。

二人對月詢談，小飲多時，呂顯回來，曹彬問道：「有何事故？」呂顯稟道：「韓二老爺在汴梁殺指揮使等多人，又放火燒燬數百家房屋，傷了無數將士，已走脫了。」曹彬驚道：「子郵休矣！」仲卿道：「子郵何人？」曹彬道：「韓副都指揮之弟，智勇兼全，何以行此血氣之事？周朝難復矣！」當夜嗟歎不止。

次早起行，光義送函告道：「韓速單身定脫，幸為令弟所擒，收禁府獄，候皇上回朝，究追羽黨。」來人又耳語道：「苗爺特問，昨所勸者，可曾回心？」曹彬道：「再三婉導，似有轉機，但言語反覆不定，意欲會到苗公處，朝夕勸諭，庶幾有濟。」來人領命而去。曹彬道：「適聞所聞如此，子郵已經被擒，現陷縲紲，如何是好？」仲卿道：「且待弟到汴梁，再作道理。」少間，只見那人又來，道：「苗公說老爺所見甚好，但不知仲爺可肯過去？苗公就來說話，請暫停片刻。」曹彬道：「他為我勸得無休，頗有厭煩之意，大約肯去。」話猶未了，光義已到，各下騎見禮，向仲卿道：「才拙事劇，不揣冒昧，欲請朝夕指示，切願降臨。」仲卿道：「先生鴻才，夙昔欽仰，如得親炙，實為萬幸。惟有小事奉告在先。」光義道：「請教。」仲卿道：「先生勿言一個仕字，不佞寧為先生記室，誓不為趙氏之臣。」光義道：「昨日聞命，豈敢食言？」曹彬與仲卿道：「軍馬業已前行，君之行行李另遣送上，不奉陪了。」又向苗光義耳語道：「慎勿疏忽，至要至要。」光義稱是，相別不提。

下回再說子郵姓韓名速，乃韓都指揮庶母盧氏所出。將產速時，恍惚見偉然丈夫降於庭前道：「我丕豹也，今來托生於汝家。」隨後又有人入來道：「我裴豹也，將來托生於汝家。」二人爭論不已。忽見簷端一位金甲神人厲聲道：「吾乃西門豹也，中獄諸葛真君核我有功於民，特命來此托生，汝等何得冒爭！」二人聽得，亟自盧氏鼻中入腹，金甲神人亦由口內而入。

盧氏驚醒，立時肚痛不已，只道係個三胞，直至產下，依然只有一個。長成也該豹頭環眼，燕頤彪形，卻偏形容柔弱，正像女兒。惟有兩種異相：每目有三個瞳子，腦後有九個圓骨，如三個品字形狀。自幼父母俱喪，韓通延師教之攻書，讀過冊籍，不喜復看。專好追奔馬、接弩箭、刺揉猿、弋鷹鷂為戲，以自娛。韓通乃延名師白參，教習武藝，使帶著姪子韓貫在家，攻書習武。不到二年，盡各藝之奧，其膂力與兄相似，而巧捷過之。年方十六歲，正欲將家事付與姪子，自己來京，與國家出力，平定四方。

忽有家人張二奔到，呈上文書，子郵啟視變色，與白師傅看道：「太祖、世宗事業，俱成畫餅矣，吾兄必死之！臣子殉國，亦理之常。然周朝天下，太祖得之，或未盡善，而世宗以厚澤深仁，天意豈遽絕周！所可慮者，趙黨盤結已久，強豪皆為所籠絡，智者陳其謀，勇者效其力。卒然變動，誠不可測。」

然此刻何能顧得許多，惟有向前，死生非所計也。但此去若得安然，豈患無家？如果變動，命亦不保。」指著姪子韓貫，向白師傅拜道：「韓氏只此弱息，敢懇先生帶回府上，教導成人。」白師傅躬身扶起道：「忠臣烈士，孝子仁人，皆天地正氣，無須多慮。此刻周事已去，賢弟最宜鎮密。」子郵稱謝，乃與韓貫道：「為叔的今去赴難，凶多吉少，事勢至此，不能顧汝了。我以報國

為重，汝以宗祧為重。若周家大事不保，汝他日並須誠訓子孫，切不可仕趙。」韓貫泣拜領命。

子郵想道：「趙氏氣勢已成，哥哥料不苟生，安能望卯完於巢覆。既是家破人亡，索性將事辦理清徹，然後動身。」乃叫小掌管安過來，吩咐道：「將收拾進京兩車細軟，可另選五匹好壯驟。爾帶兩個家人，小心服侍白老爺、大相公去。」又叫掌管高義，傳請闔族人齊集。子郵道：「連年來族內未了的事，俱已補全。本府備荒規模，教化法度，矜恤四窮，各款錢糧，俱已經營敷用，無應綢繆者矣。今有國亡家喪之慘，故特請諸尊長降臨，敬將田產家資分以各位，每位贈田五十畝，白金百兩。仍有餘田，將三百畝添入家廟，敢煩於春秋祭祖之後，代速另設席筵，以祭速三代祖先。逢二月、十月，先塋煩代標掃。如蒙不倦存歿，實銘深情。」眾人道：「族中諸件，向來都是令祖、令尊暨賢崑玉維持，誰不沾恩受惠。賢竹林遠出，逢時祭掃，應係我們的事，如何還要厚賜？」子郵道：「諸尊長有所未悉，速此行身命且難自主，何有于家產久遠？蒙代祭掃，實為萬幸，切勿多辭。」眾人道：「此去定然功成名就，我等權代收管，待榮歸之日，還趙就是。」子郵道：「這也不必。」送了族眾，又叫家內僕婢男婦齊集，每家給銀一百兩，田五十畝。僮婢各給銀五十兩。文券悉行焚毀。家人領謝訖，子郵乃命掌管陳儉等四人，收拾行李，叩辭家廟。陳儉、屠泰先行察看，高義、繆機管押行李後走。陳、屠當日動身。

次日，子郵拜別白師傅並族眾，跨上紫騮，揚鞭起程。白師傅呼道：「且住！」子郵勒韁下馬。白師傅道：「令姪雖無賢弟磊落，而渾厚潛晦，是其所長，可以放心。賢弟諸事，已造極領，惟忍字功夫未到，須努力於此。」又拿出寶劍一口，交與子郵道：「此劍名曰無礙，老夫得之四十年，未嘗試用。賢弟可緊藏在身邊，一者緩急不孤，二者見劍如見老夫。」子郵拜受，上馬加鞭而去。

不說韓貫涕泣及眾族人嗟歎分散，仍說子郵曉行夜宿，趨路急切，馬不勝勞，到寄春驛另換，驛官見子郵氣度，不敢怠慢，問道：「敢請爺尊姓，所辦何差？」子郵道：「管他作甚！」驛官道：「原來爺未知，而今新令嚴緊，恐防奸細冒充，俱設簿籍，登記往來姓名差事。」子郵道：「有此緣故？在下姓韓，往都指揮府公幹。」驛官道：「爺自何來？」子郵道：「襄陽。」驛官道：「樊城即係韓中書爺鄉里，爺可係中書爺本家麼？」子郵道：「不是，快備馬來。」驛官道：「現在上料。」又問道：「爺既說往都指揮府公幹，如何又非中書爺本家，難道不知韓爺加贈麼？」子郵驚道：「如何加贈？」驛官道：「當今皇帝嘉韓爺殉國，是個大忠臣，所以特贈中書令。」子郵道：「如何殉國？」驛官道：「此事已久了，爺仍不曉得麼？」子郵道：「我門路遠，所以未知。」驛官道：「正月初旬，當今領兵至陳橋，眾將事立為皇帝。韓爺要保週期，眾將士圍住大殺，韓爺雖刺死多人，亦受重傷，當時殞命。舉朝文武，更無阻擋之人。當今登位，不見再有死節者，所以敬重韓爺，加贈中書令。」子郵大驚，尋思道：「太祖、太宗，何等恩威，今日臨難，滿朝歸叛，難道向日所榮寵者，不是尊崇賢良，竟是代趙家養鷹豸犬？」又想道：「往時巍巍峨峨，談忠說孝，受恩深重者，頗多其人，豈有臨危全變之理也？難盡信。此刻倒不必著急，且到前邊探訪明白，再作區處。」驛卒牽馬來，子郵賞了驛官、驛卒，跨上驛行三十餘里，借打中伙，下騎訪問，與前相似，數次皆然，乃知是實。直到安南驛上，即於驛旁住下，離汴梁只有九十里。次日，乃易裝進汴京城，陳儉、屠泰暗入寓中，訴說實信，相與流涕。見街市比前更加熱鬧，士卒比前更加嚴肅。耽擱三日，知是強敵，不勝傷悲，仍出城居祝下午，高義、繆機亦到，子郵道：「汝等如何恁快？」繆機道：「沿途短僱牲口替換，所以今日得至此地。聞說大老爺已經殉國，又聞並非當今之意，乃軍校王、羅等公報私仇，當今聞知，深怪他們擅殺，贈大老爺中書令，如此也還在道理。只是王、羅等這班兇人，卻放不過他。」子郵道：「汝等所見，與我迥殊。王、羅諸賊，成了大爺千古芳名，其惡猶屬可要我等皆周朝臣子，今見巨奸竊奪神器，難共戴天，豈可因他假贈即正？」陳儉道：「事既如此，且回家鄉，另作良圖。」子郵道：「且耽遲數日，可著高義在廟內住，我與你等進城。」繆機遵命，分開行李，備齊牲口，隨著到寓住下。子郵令訪舊日家人，俱尋不見。閒住多日，惆悵無聊，忽聞李筠起兵，大喜，欲往相助。當演六王，得退連茹；復演，又得斷嬌，嗟歎而止。

不覺春去夏來，宋主遣將往澤、潞後，又行親征。子郵孤掌難鳴，痛惜失大機會，朝夕惟有嗟吁。

一日，陳儉出南門，看高義回來，忽聞叫道：「陳爺哪裡去？」轉頭看時，都係當日看後門的鄒老兒。陳儉道：「鄒伯伯，你在此有何貴幹？」鄒老兒道：「親戚家去。陳爺，你是從哪裡來？」陳儉道：「我是從南來看大老爺的。」鄒老兒道：「大老爺執拗，於正月裡全家歸天。我因聽得風聲不好，先就走開，故未遭禍。今我在張瓊張爺處看門。」陳儉道：「好個大老爺，可惜了！」鄒老兒道：「實在可惜，若能不死，也是大富貴。我問你，二爺與少爺好麼？」陳儉道：「都好，二爺現在寓中。」鄒老兒道：「而今想必長成了，可同去看看。」陳儉領進寓叩見。子郵問是何人，陳儉答道：「是大老爺府內看後門的鄒文，今在張瓊張爺處管門。」子郵道：「原來就係見酒埋。」——這鄒老兒最好酒，量又極大，凡見著酒，坐下不動，所以眾人起他綽號叫做見酒埋。

當下子郵命陳儉道：「可將好酒燙兩壺與他用。」鄒文道：「不敢。」陳儉取到，子郵問些閒話。鄒文吃乾，仍不動身。

陳儉又燙一壺，鄒文接著自斟。子郵道：「天色已晚，你飲畢可回去，明日無事再來罷。」鄒文道：「無妨，四更回去也不遲。」子郵道：「那有此理？」鄒文道：「這張爺古怪得緊，日裡客來，多回不會。二鼓後有人請見，立刻延入，每每至四五更方散。」子郵道：「這老兒又係說慌，豈有二鼓後夜夜來往？可知其人姓名誰？」鄒文道：「黑暗之中，認不清白，未知姓名。」子郵道：「豈無稱呼？」鄒文道：「一個大爺，一個三爺。大爺認不得，三爺就是常時大老爺在後園教他參連射法的曹爺。」子郵問道：「說些什麼話？」鄒文道：「不知，大約絕無笑語，常有泣聲。」說說壺又乾了，子郵吩咐陳儉如此如此，乃與鄒文道：「今使陳儉送你歸去，閒時好叫他請你。」鄒文叩謝，同起身回府，買酒復請陳儉。

至二更後，果有人來，道：「三爺請往大爺處。」陳儉有心，告辭道：「恐主人守待，滿領了，明日得閒暇，可往寓內看看。」鄒文拖住，向耳邊道：「此刻去不得，須待家爺出門，再隨後走。」陳儉聽見腳步響，向窗櫺破紙中瞰時，只見張瓊低著頭先走，有個燈籠在後，同出門去。

陳儉乃別鄒文，隨著亮影，緩緩而行，忽人燈俱寂，定睛細看，卻係護國寺地方，象賢巷口，想道：「范府正在巷中，二人莫非係會范相？」乃暫進去，見門掩著，縫內漏出燈光，認得明白回寓，逐細稟復。子郵想道：「范質狐疑，曹彬過慎，張瓊性躁，三公雖具忠心，各有病處，所謀難得成就。」陳儉道：「聞說曹爺奉差，管押軍需，往澤州去。」子郵道：「此中有好機會，惜張、范二公羽翼無多耳！」陳儉道：「爺何不見張爺商議？」子郵道：「你明朝仍將鄒文叫來。」陳儉領命，次日去了獨回，言「鄒文肚腹病重，不能起牀。」子郵道：「汝勤視之，待他可以行動，即催前來。」陳儉答應，日日探視，直到第八日，始同鄒文進見。子郵問道：「你如何得病？」鄒文道：「上日曹爺奉差，午後來別張爺，絮絮叨叨，說的不休。忽然軍營有旨，召曹爺星夜馳往澤州，辦理緊要事件。曹爺匆匆而去。其日使用的人都不在跟前，小的又無計脫身，喉癢難當，尋得剩酒，未曾審視，連壺吸吞，覺得有物在喉，連忙看時，卻係大小蒼蠅入肚，莫知數日。因此心疑，驟然發作，瀉得不休，病倒在牀，前日方止。」子郵道：「今好了麼？」鄒文道：「只係兩腿無力。」子郵道：「過幾時自然復原，此後逢飲，須要詳細。」鄒文道：「是。」子郵令繆機取酒，陳儉捧出大盤兩注，擺在廊下矮桌上。

鄒文謝過，笑著右手持注，左手持杯，連斟連飲，二注俱乾。子郵命添，陳儉取酒。子郵道：「張爺好麼？」鄒文道：「好，昨日奉差公幹，今早動身了。」陳儉酒到，鄒文又飲。子郵道：「你的舅子臧公公可惜死了，他家還有何人？」鄒文道：「只有他的堂姪子，係小的親內姪，名喚臧聯，雖在晦光宮奉侍周太后，卻萬不及他的表弟倪淹，由聖上宮中出來，何等臉面，王相公、趙相公、陶學士、石節度等諸位老爺求詢信息，那個不奉承他？」子郵道：「各有各道理。我甚思念臧公公，你明日見著內姪，他如得閒，請來這裡敘敘談談。」鄒文道：「此事容易。我正忘卻，曹爺動身時，叫小的托臧聯代將奉旨馳往軍前的事，轉奏太后。張爺今朝亦這般吩咐。此刻亦不可緩了，小的滿領老爺的賞。」子郵道：「如此，我同你去，順便走走可得麼？」鄒文道：「可

得，須先問過，方好同去。」子郵道：「如此，你去順便問聲。」鄒文答應去了。

次日傍晚，來請同行。子郵命陳儉守門，帶繆機隨鄒文到晦光宮。門內小太監呼道：「鄒老伯伯今日又來，想係有話與臧公公說。」鄒文道：「正是，煩小公公代我通知。」小太監應聲進去。片刻，臧聯出來，鄒文告道：「這就係韓都指揮的兄弟韓二爺，與你叔爹爹最好，特為來拜。」子郵向前施禮，臧聯連忙回答道：「原來就係二相公，如今這般長成。可惜令兄大人係個真忠臣，周朝再有如令兄的，安得大位屬於他姓？」子郵道：「公公所言極是。敢問太后與聖上俱安好麼？」臧聯道：「目下雖然寧居，終屬嚴牆之下，連咱們亦不知將來是何結局？」子郵道：「天相吉人，無須過慮。」臧聯道：「相公此來，有何賜教？」子郵道：「速因受周厚恩，欲朝覲太后、幼主，以表寸衷。欲煩公公代為啟奏。」臧聯道：「幼主時刻避嫌，故舊諸臣請覲者，一概不准，即范相相見，亦係深更。相公尊義，咱家代奏罷。」

子郵與袖內取出蒜苗金二條，道：「造次，未帶土儀，聊為茶敬，如果不准覲見，則煩代奏韓通親弟韓速，願聖下萬歲！」臧聯道：「厚賜不敢領，但太后從未許諸臣朝見，此時方命幼主現在東閣讀書，相公如要朝覲，明晨可以進宮。」子郵道：「如此，極蒙雅愛，今且告別，明日五鼓趨來。」臧聯拖住手道：「不可，潞州起義，大軍往征，昨有旨到，言汴梁應犯兵火之災，雖經安排，仍須謹慎，所以夜巡比平日更加嚴緊。只好屈相公在此草榻，又可省明早之行。」子郵道：「如此打攪，心甚不安。」小內監擺出晚膳，鄒文道：「二爺在此，小的要回去了。」子郵道：「請。」臧聯送出，轉來入席，通宵說些近事。

不覺晨鐘已動，曙色將呈。臧聯乃先進宮，約有數刻，回道：「適已奏上，幼主恐有趙家耳目，初時不允。咱又奏明，昨日晚來，並無人曉得，幼主方准。」子郵道：「感銘不淺。」跟隨臧聯直至辟賢殿，仰瞻幼帝已在御座，方面大耳，儼如世宗。行至丹墀，朝覲禮畢，想起世宗，不禁放聲哭泣。幼帝垂淚，下座扶起道：「卿為何如此？」韓速道：「臣誓與趙賊不共戴天，惟恨此刻勢若單絲。陛下居身虎口，臣若在外聲罪，恐趙賊先無禮於陛下。今欲即請聖駕潛出，巡幸外鎮，非若內廷不乏忠良豪傑，討叛義旗建起，四方自然響應，名正言順，誅篡賊如振落耳！」幼帝道：「卿此意卻可不必，若天命在周，趙氏自必殘滅。今同卿出幸，先離太后膝下，或有驚恐，不孝之罪大矣。且趙氏之興實由天授。昔先帝忌積習兵強，凡諸臣方面大耳者，多以法去之。趙氏終日在側，返不能覺，豈非天乎！天命既在趙氏，妄動有何所益？」韓速正欲復奏，忽見內監引著一人痛哭而入。幼帝大驚，命韓速道：「卿且退。」子郵只得退出，復請臧聯探信。正是：欲知傷緣何事，須托深宮出入人。

不知哭者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